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無與倫比的倫敦東區南岸 · 陳家毅

倫敦邊疆地段開發改造，沒有將老城市大片敲掉，新建築嵌進老地圖裏像閃亮珍珠，散發出磁場新吸力。

原

籍巴基斯坦的倫敦新市長薩迪克·汗（Sadiq Khan），就職演說不忘感謝他開巴士公交的父親，早年與妻子異地來到這個新家園，好不容易將八個兒女帶大。市長毅力堅定的講詞情感豐富，可與剛上任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媲美。這位相貌俊朗身材卻不高的市長，知道現代都會人對英雄不問出處，進一步提醒大家他貧窮的出身，一家十口曾經擠住在泰晤士河西南端、Tooting 區的廉價國民住宅。

新市長的一番話言簡意賅，一來告訴大家他深明平民需要，二則他會以現代回教徒的身份，以身作則與時下最具威脅性的宗教極端主義者對話，改變世人對穆斯林的觀感。熟悉倫敦的當地聽眾都明白，自兩千年倫敦成為自選自治城市，經過兩屆左派治政（勞工黨）、兩屆右派治政（保守黨），其間還辦了一屆奧運，才累積有今天驕人的成績。政黨輪替接力經營，讓這城市更加美好。倫敦未來四年如何發展，如何與世界互動，就全看這位異數市長的魄力了。

市長童年成長的七十年代倫敦未有今日的國際化和繁榮，當年的英國內部階級觀念顯著。演講詞

提及的住宅社區是三十年代的「一批磚砌牆樸實房子（倫敦早年盛產土磚，民宅多以磚砌為外觀），建築設計仍依循喬治時代、愛德華時代民宅的開窗方式，為節省造價，又將許多傳統建築細節去掉，也許是歐陸現代建築風潮的入侵，簡化細部以顯摩登。卻使這些老英式國民住宅平頭扁臉看起來不



倫敦奧運區內的舊鐵橋：當地的倫敦人多為早年外來移民的新後代

得高雅，甚至成「工人階級」住宿的標誌。

Tooting 區深在倫敦西南部，和泰晤士河東南端的 Southwark（這老英文地名考人，該念成 Sou-Thwark 而不是 South-Wark）相似，在輕快地上鐵（overground，呼應倫敦古老地下鐵 underground 的稱呼）尚未設立前，真是個通常沒人要去的地帶。上個世紀直到八十年代，英國仍階

級分明，泰晤士河以南、城市以東就是「一般人家」（Common People）所在地的代名詞；高富帥美的上流人都集中在西與西北方生活嬉戲，水乳從不相交融混淆——非常接近《動物莊園》書中的描述。Southwark 區更是著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集居地，從前的倫敦人總愛戲謔：「地下鐵車門一打開，令人窒息的咖喱美味便撲面而來！」

刻薄的謔笑將現實形容得恰當，二戰後劇漲的外來人口將家鄉的菜餚也一併帶來，英國食物太乏味難吃了！逐漸形成今日倫敦與眾不同，既有印度咖喱港式燒鴨也有南美辣肉醬的大都會口味。除了小印度、唐人街，倫敦還有同鄉聯誼匯聚而成、範圍不小的希臘與土耳其區、意大利區、老猶太區等。異地人口在此落地生根，有其語言宗教政治背景互不干擾，再加上大不列顛各地及北愛爾蘭人都來首都尋找生活，市長的工作也不僅僅是讓本國人安居樂業那麼簡單了。

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旬，倫敦都市從落後的東區、同時沿著泰晤士河南邊開始改造。撒切爾（戴卓爾）夫人早料到倫敦市中心不能滿足未來的需求，強勢推動了東倫敦新商務中心，地點就在眾人皆不看好停頓荒蕪多年的水邊貨倉區 Docklands，三十數年後竟成為倫敦另個先進 CBD。倫敦邊疆地段的開發，悄悄地像智者下一盤圍棋，難得能夠經

過幾個不同政黨的朝代，卻同心一致接力賽般朝同一方向前進——真是口說民主卻終日吵吵鬧鬧，或一黨獨大難容他政的亞洲國家不妨借鏡的榜樣。英國人出手善於不動聲色，觀棋者起初都不明所以然。持之以恆的倫敦改造，沒有將老城市大片敲掉，新建築嵌進老地圖裏像一顆顆會發亮的珍珠，散發出磁場新吸力，將人群招募過來，泰特現代美術館便是一例：老發電廠改建的泰特美術館並不孤立，附近在新紀元落成的還有莎士比亞環球劇場、新千禧步橋。千禧橋輕鬆連接了北岸的聖保羅大教堂，一下將原本落後貧困的泰晤士河東南區帶動起來，周圍現在有餐廳、咖啡館、商店，一棟棟新住宅高樓也隨之林立。而今這個熱鬧非凡的小社區，正是長期以來曾被人唾棄的倫敦東南 Southwark 區。

在千禧年初，倫敦第一任市長將二零一二年奧運熱點置放在無人問津的東北邊緣，借奧運的收入來開發倫敦無用之地。奧運後，大小巨蛋、游泳池繼續造福當地人，奧運園地串連了城中央原本落寞的小越南區，以及附近的維多利亞大公園。從麗晶運河順流而上，一路亮點看不完，直抵北角。北角則加設了個地下地上鐵兼火車巴士的交通轉換站，站前建築是個超大的數層商場，為東與東北新倫敦，以這個大聚點順理成章畫下了個完美的句點。